

淬火金刚

沙鸥
林德和

著

AP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CUIHUO
JINGANG



沙 鸥 | 著
林德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淬火金刚/沙鸥,林德和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6.4
ISBN 978-7-5396-5650-2

I. ①淬… II. ①沙… ②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306631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姜婧婧

装帧设计:张诚鑫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 press-mart. 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 awpub. 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64456946

开本:710×1010 1/16 印张:18.5 字数:380 千字

版次: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5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卷 铁火风雷 / 001

第二卷 宏图春秋 / 093

第三卷 春雷沧桑 / 161

第四卷 大业号角 / 225

第一卷
铁火风雷

1941年，皖南事变后。

时值冬日，纷纷扬扬的雪花正从天空静静地飘落着，地面上的枯树、草房仿佛臃肿了许多。人们都尽可能地蜷缩在屋内，害怕被严寒冻坏。

此时，在江南靠近长江岸边的一户恶霸地主彭大才的庄园里，管家正在吆吆喝喝，七八个健壮的男女仆役正忙里忙外，预备着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。

恶霸地主彭大才，人称“彭扒皮”，人过脱层皮，燕过也得拔三根毛。近来，靠着收矿区人头税，发了大财。

距这江岸不远的山里，蕴藏着丰富的优质褐铁矿。日本鬼子早就对这里的优质铁矿资源垂涎三尺。早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，就曾多次派遣地质勘探人员，对这里的矿藏做过详细的勘探。侵华以后，自然就不遗余力地对此地进行掠夺。他们开来万吨巨轮，顺着长江，把大量的矿石运回国内。

为了方便把矿石从矿区运到江边，他们还特地修了一条窄轨铁路，用小火车把矿石从矿区运到江边。

他们用低廉的价格，大量雇佣中国劳工装卸矿石。他们因嫌装运矿石回国内太费事，还在矿上动工兴建了数座小高炉，直接把矿石炼成铁，然后再运回国内。

这样一来，日本鬼子招募劳工的数量便大大增加，也就给这个彭大才带来了更加可观的收入，使得他的气焰越发显得不可一世了。

这个彭大才，除了帮助日本人招募劳工、收取人头税外，还经营他霸占的土地，收取租米。俗话说，饱暖思淫欲，这个彭大才，不但广收不义之财，而且十分好色。他已年过半百，娶了五房姨太太，还嫌不过瘾。在一次收租的时候，偶然瞥见一个佃户家的一个女儿，就动了心思。

后来，彭大才将那女孩讨来做了小，按着顺序，做了第六房姨太太。这会儿的这个新生命，便正是这个第六房姨太太所怀的孩子。

这个彭大才膝下并不缺子嗣。他的五房姨太太，各个都能生育，但多半生的是女孩。儿子呢，倒是有两个，老大已年近三十，却是一天到晚吃喝嫖赌，不曾称过他老子的心。

二儿子彭明，是四姨太生的，长得眉清目秀，也不怎么招摇，知书达理的，却偏偏不和彭大才走一条道。

这个彭明，年方十七，一天到晚地读些进步书籍，和学堂里的一些进步分子来往密切。

前不久，由于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档子大事，他得到他学校的一个名叫沈波的进步学生领袖的指令，在学堂的四周刷上大标语：

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，严惩亲日投敌派。

结果，彭明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并盯上。后来，由于彭明是彭大才的二公子，当局没怎么为难他，他却被他爹给关在了家里。彭大才吩咐手下人对这个二公子严加看管，不准他和外界来往，也不准他出家门一步。

彭大才吩咐了管家对彭明严加看管后，便一门心思扑在迎接新生命一事上了。

彭大才甚至觉得这是他的最后一个孩子了。近来，他感觉自己的身子骨已大不如以前了，一场房事下来，他便累得气喘吁吁的。为了感谢上苍对自己最后的恩惠，彭大才决心要好好迎接这个新生命。

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偏偏就在彭大才阖府上下准备好好庆祝一下的时候，意外竟偏偏发生了。

只见两个家丁，从外面急急忙忙地走到正忙碌的管家面前，垂头丧气地报告说：“二少爷不见啦。”

管家听了这个报告，像是猛不丁地遇上了个晴天霹雳，惊了一会后，发狠般喝道：“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叫你们好好盯住，不许他走出家门一步，为什么就不见了呢？！”

“报告、报告爷，我们是好好盯着的，可、可是，六姨太屋里的小翠跑来喊我，说是姨太太肚子疼得受不了，她们几个女的按不住，求我帮她一下。我一看，二少爷这儿没事，心想不就一会儿嘛，就去了。”

此时，另一个被吓得瑟瑟发抖的家丁也不得不讲出了实情：“他走了后，厨房里的人又来喊帮忙，说是帮忙送热水。原本我、我是不愿去的，可是厨房那边催得急，我又一想，反正也没一会工夫，就去了，谁知回来就找不见二少爷了……”

管家听了这两人的陈述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正准备狠狠地训斥这两个人一番时，一转念，心想，事已至此，光训斥是不解决问题的，况且，眼下还是用得着这两个家丁的，还是先想办法，赶快补救才是。他便忍下火气，继续往下问道：“家里都找遍了吗？发现他不见距离现在已经多少时辰了？有没有其他家丁到外面去找，尤其是狮子山

一带？”

狮子山一带，是被日本鬼子所招募的劳工的聚集地，听说有共产党、新四军的人在这一带活动，由于二少爷对共产党、新四军的亲近态度，管家不得不特别地提醒一句。

听着管家继续往下问话而没有动雷霆之怒，先说话的一个家丁胆子变得大起来，说话也利索了许多：“从最初发现时算起已经过去有一个多时辰了。这不，来请示爷，看派哪几个去外面找，要不要带家伙？”

听罢家丁的回话，管家心里头有了主意。实际上，管家并不喜欢二少爷，主要是为保住自己的地位，不想让彭大才在这时候分心，管家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：“立即通知所有护院家丁，带上家伙，沿途去仔细搜寻。在没有得到确实消息前，谁也不许报与老爷知道。”

为了执行管家的命令，七八个家丁带着家伙，像饿狼扑食般地沿着狮子山的道口搜索而去。

眼看着壮丁们搜索而去，管家一颗怦怦乱跳的心才得到了些许安慰。多年的管家生涯，他大小事务见识不少，可像今天这档子事，还是第一次碰到。为什么不及时报与彭大才知道？管家凭借他多年的经验，深知彭大才是最不喜别人在他心情好时坏了他心情的一个人。眼下，六姨太要生孩子，阖府喜庆，彭大才正美美地在他的小屋里享受着女佣的摸脚捏腿呢。要是现在就报与他知道，万一要是没把二少爷给找回来，不是自找不痛快吗？而让家丁们去找，先不报与彭大才知道，正好是个缓兵之计。这样，既可以进以得功，退有后路，万一还是找不回二少爷，那时再报与彭大才知道，不是也讲得过去吗？

想到这里，管家一边深藏不露地指挥着众人，一边不由得舒了口气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向前奔跑。转眼间，又是半个时辰过去了。渐渐地，六姨太的房间里有了动静。

随着一声清脆的婴儿哭声响起，一个新的生命降临了。里面报出信来，是个男孩，母子平安。

管家这时方起身，走向堂屋，把喜报报与早已请到的测字先生。

“先生您好，小少爷已降生，依时来看，当在未时。请先生用课。”

管家恭恭敬敬地报知小少爷的生辰八字。测字先生于是抖开包袱，开始作课。少顷，他摊开一堆签，微笑着示意：“请管家抽签。”

只见管家搓着两只手，先是在外衣上擦了一把，以示净手。接着，他小心翼翼地抽出一支签来，只见上面写着判词：

造化如同三月花，
锦罗渐放遍天涯。
祥龙兆瑞欣闻喜，
螣蛇乘雾终非凡。

正当管家捧着判词，似懂非懂地揣测的当儿，测字先生解释道：

“这判词当是贵人所有：‘造化’‘锦罗’二句不用说，是很明确的。再看‘祥龙兆瑞’一句，按传统的说法，巳蛇，小龙也。况且第四句有‘螣蛇乘雾终非凡’的判词。再有，就是少公子、其母、其祖父，竟都同属一个属相。您想，这仅仅是巧合吗？所以，小少爷必是人中之龙也。”

“谢赐教。”

管家一面谦恭地答应着，一面按资费付与先生。

送走测字先生之后，外出寻找二少爷的家丁们也都返了回来。正如管家所希望的那样，所有家丁都耷拉着脑袋，个个都说找遍了所有的路口，却没见着二少爷的人影。

事已至此，管家想了想，还是决定立刻去见彭大才。老办法，先报喜，后报忧。

此刻，彭大才在自己的屋里已养足了精神，端坐在一把红木太师椅上，拿着旱烟袋，正吞云吐雾呢。

“老爷，恭喜了。”管家见了彭大才，双手一拱，“六太太生了，生了个小少爷。算命先生给测了八字，说是好着呢。这是算命先生那里抽得的判词。”

“啊，好啊。”彭大才乐得当即大笑起来，“来来来，快拿来我看。”

判词被递到彭大才的手中。这个彭大才读过几年私塾，见了判词，细细地一玩味，开口就道：“嗯，确实是好判词。它好就好在一个‘欣’字上，‘祥龙兆瑞欣闻喜’，万物复苏，欣欣向荣嘛！我看，小少爷的名字，就叫这个‘欣’字，彭欣，欣欣向荣。”

“老爷高明。咱们小少爷一出世就有了一个好名字，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啊。”管家巴结地说。紧接着，他眉头一皱，声调低缓，不失时机地来了一句：“老爷，二少爷他、他失踪了。”

“什么?!”彭大才不禁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问道，“你们找了没有?”

管家于是将情况都如实地做了汇报，之后，又做无可奈何状说：“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二少爷他要走，关也关不住，是迟早的事……”

听着管家的话，彭大才默默无语。

半晌，他像是对着管家，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难道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?”

1942年春天,百年不遇的干旱正无情地疯狂肆虐在淮北平原的土地上。

在烈日的烤晒下,田地以往滋润的皮肤早已干裂得如同有人用刀划开了千道万道口子,枯死的庄稼低垂着无力的头颅。人、畜只能靠大一点的沟湖河坝里未干涸的残水来维持生命。农户家中的存粮早已被吃得干干净净。这一切,老天爷仿佛根本没有看见,依然狠心地几个月不落一滴雨。夏粮无收,秋禾也无法播种。百姓中开始有了卖儿卖女的现象,景象十分凄惨。

就在淮北的一个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里,住着贫农党吉祥一家。

党吉祥是个憨厚、淳朴、善良的农民。平时不多说一句话,可他心里头明白着呢。他对待他的妻子和唯一的女儿小英兰,像是对待自己的生命般呵护着。在这大灾之年,党吉祥自己吃着野菜和树皮,却把省下来的面糊糊端到妻子与女儿的面前。渐渐地,连野菜和树皮也不好找了,他便只能吃了上顿没下顿地一天天无望地苦熬着。

因生女儿小英兰而染上产后风的妻子,虽捡回一条命,却由于长期营养不良,身体羸弱得连喘口气都费劲。这天上午,她喘了半天气,对着正准备外出找树皮草根的党吉祥说:“她爹,干、干什么去?来,咱们商、商量一下,找条活路吧。”

党吉祥默默地坐在了妻子身边。其实,这个问题已经不止一次地在他的脑海里翻滚过。他想过,村庄上的人能走的早已外出逃荒,他也想举家外出,怎奈他妻子是个病身子,不得已,只能留在这里挨日子。

“孩子她、她爹,”妻子又一次地说话了,“英兰她、她舅,前天来看、看我,指了一条活路,说是他的一个远房亲、亲戚,叫王义勇的,在江南的狮子山给日本人挑铁块装、装船,好歹能混口饭。眼下,咱们这光、光景,我看不如就去那里吧。”

“是有这条活路,”党吉祥终于开口了,“我早就听人说过,没想到还有孩子她舅一个远方亲戚在那。可那是条什么路啊,给日本人挑铁块装船,那个饭是不好吃的。听人说,那里吃的是猪狗食,干的是牛马活。况且,眼下你又病成这样,怎么去江南?”

“没、没办法了。”妻子又叹了口气说,“眼下,这干旱得没、没法活人了,不走,我们一家三口就得活活饿死,去寻这、这个活路,总比等死强吧?”

“可是,要去江南,千里迢迢的,你这身子骨怎么能吃得消啊?”党吉祥坚决地说,“要死,咱们死在一块,不能丢下你不管。”

“傻子,有句老、老话,叫‘树挪死,人挪活’,哪有活人叫尿憋死的。放心吧,咱们,

一块。”妻子有气无力地说了句，“走，为了活命，咱们什、什么苦都能吃。”

党吉祥于是不再言语，而是起身默默地准备行装去了。

在这大灾之年，家里穷得跟水洗似的，也根本没什么可收拾的，党吉祥只把几件破衣裳一卷，就算完事。

到了下午，党吉祥一家三口就上了路。

党吉祥一头挑着几件破衣裳和一些必要的日常用具，一头挑着才满五岁的女儿小英兰，扶着连路都走不稳的妻子，艰难地一步一步沿着无数灾民走过的路，蹒跚地行进着。

一个下午走下来，还不足十华里，天就黑了，他们便在一户主人逃荒外出的空屋里歇下了担子，准备过夜。党吉祥安顿好妻子和小英兰，自己便去外面寻找水和食物。

出去好一阵子，好不容易弄了点水，党吉祥先让妻子和女儿小英兰喝好，最后自己才将剩下的一点残水喝了。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后半夜，党吉祥才勉强地闭上眼睛睡了会儿。妻子万分心疼地说：

“她爹，你也好生安、安歇一会吧，别把你给累垮了。唉，我这个样、样子，成了你的累赘了……”

“别瞎想了，睡吧。”党吉祥安慰妻子说，“一家人平平安安的，比什么都好。我一个大男人，这点苦，是能吃得的。等到了江南，安顿下来就好了。”

妻子不再作声，月光透过破烂的窗照在她的脸上，她似乎在想着什么。党吉祥怎能知道呢？他太疲倦了……

第二天，天还没亮，党吉祥就爬起来了。他挑着女儿，搀扶着病弱的妻子，继续往江南赶路。

一晃已是第五天了。

当他们一家三口走过一个庄子时，这里已是灾区的边缘了，雨水也多了些，庄稼虽长势不好，却也有些可盼的收成。

党吉祥拦住一个正往田地赶的中年汉子，拱手问道：“劳驾这位大哥，请问这庄子叫什么名？上哪里能弄口吃的啊？”

“叫刘庄。”中年汉子答道，“这位大哥，是奔江南的吧？”

“是。”党吉祥老实答道，“敢问这位大哥怎么知道啊？”

“唉，天作孽啊，”那中年汉子答道，“这阵子沿着这条道奔江南的有好些人了，都是家里遭了灾，没活路了举家逃难的。唉，咱们村子穷，也没什么可以帮你们的，你要吃的，上村东头那座大一点的宅子吧，兴许他们能看在你拉家带口的分上，赏你们一口两口的。不过，你们得小心他们家的狗，厉害着呢。”

中年汉子说完,就头也不回地下地去了。

党吉祥按着中年汉子的指引,牵着病弱的妻子,挑着小英兰,不一会便来到村东头的一户较大的宅子前。党吉祥按着中年汉子的嘱咐,手里紧攥着一根打狗棍,防备着恶狗的突然袭击。

在离宅子不远的地方,党吉祥把妻子安顿在一块大石头上,自己则攥着打狗棍,正准备去宅子里面讨点吃的。说时迟,那时快,嗖的一声,从宅子里箭一样地蹿出一只凶恶的大黑狗,直奔党吉祥的妻子而去,上前一口,就咬住了党吉祥妻子的大腿。

党吉祥的妻子顿时疼得晕了过去。

党吉祥一见妻子被咬,一边骂着“畜生”,一边抡起打狗棍,上前驱赶恶狗。

那大黑狗见有人来追,便蹿回到了那座虚掩着门的宅子里,随即那扇虚掩着的门便被躲在里面的人给闩死了。

党吉祥转向妻子,只见妻子的大腿被恶狗咬得血肉模糊,鲜血正一滴一滴地往下滴,党吉祥也顾不得吓得大哭的小英兰了,撕下自己的破褂子,绑住了妻子的伤腿,死死地打了个结,算是暂时止住了血。

止住了血,党吉祥这才分出身来,提着打狗棍,走到那大户人家的门前,使劲地拍打着门。却见宅门里连一点儿声息都没有,很明显,宅子里的人是不肯出来问一问伤者的伤情了。

敲了半天的门,不见动静,党吉祥担心妻子的伤情,便又回到妻子的身边。妻子蜡黄的脸上冒出豆大的汗珠,看得出她正紧咬着牙关,忍着疼。

当党吉祥愤怒地转身准备再次冲向那恶狗的主人家讨个说法时,他的妻子用微弱的声音喊道:“娃儿她爹,你回来啊。你去找谁啊?咱们原不该来,这样的大、大户人家能不养几条恶狗吗?咱们惹不起,还是躲了吧……”

“她娘,他们怎能不讲理啊?”党吉祥怒道,“他家养的恶狗咬了人,还连个人都不见。不行,我得去找他们论理!”

“娃儿她爹,我求你。”

见党吉祥欲冲到那大户人家讲理,党妻更急了,拼尽力气喊着,又一次晕过去。

党吉祥急忙跑回来,扶着妻子,拼命地喊:“娃儿她娘,娃儿她娘——”

半晌,党吉祥的妻方才醒来,喃喃地说:“她爹,你、你就听我的话吧,咱们走吧——”

说着,党妻欲起身。党吉祥连忙扶起妻子,一家人坚强地一步一步地向村外走去。

走出村子不远,前方有一座小土地庙,党吉祥的妻子又说话了:“娃儿她、她爹,我想休息会儿。”

党吉祥见此只得一边应着，一边扶妻子躺下。他知道妻子病体虚弱，又被恶狗咬伤，也确实难为妻子了。

而此时的党吉祥的妻子却有着自己的打算，她为了支开党吉祥，躺下后就对党吉祥说：“娃儿她爹，我歇会儿，你去村庄里面看看，看能不能找点儿吃的来。”

党吉祥只得答应，一边帮妻子掖好被子，一边对女儿小英兰说：“爹去去就来，你好好看着娘。”

小英兰懂事地点点头。

没想到，党吉祥的妻子已下决心要离开这万恶的人世，她不想成为党吉祥的累赘。在党吉祥走后不到十分钟，她就挣扎着爬起来，用尽最后一点力气，对女儿小英兰说：“英兰，好孩子，好好活着，以后要听爹的话。娘，走了，不想连累你爹了……”

说着，党吉祥的妻子就一步一步地走向小土地庙门口的小池塘。还剩半塘水的小池塘，顿时就吞没了她。

小英兰吓得大哭大喊：“娘，娘，娘……”

却说党吉祥去了有一个多小时才回，回来时，身后还带了一个与他相同年纪的，也是去江南挑矿的汉子。才走到半路，他就听见女儿的哭声，慌得三步并作两步地赶来问英兰：“英兰，怎么了？你娘呢？”

女儿英兰哭着说：“娘投塘了！”

党吉祥一听，急了，顺着小英兰手指的方向，扑通一声就跳下了塘。此时，距离党吉祥妻子投水已过去有一个多小时，党吉祥一手托着妻子的尸体，放声大哭起来：“娃儿她娘啊，你不该这样啊，你不是说什么苦都能吃吗？等到了江南就好了啊。”

这可急坏了跟来的汉子。这汉子叫洪海山，是邻县人，家里遭了灾，也是去江南找活路的，在党吉祥去找吃的时候遇上了。洪海山的老婆前年生了一个孩子，却不幸夭折了。两人见了面，谈得投机，洪海山说出门在外，要多找几个朋友相互帮衬，于是，就跟了党吉祥来了。见了这情景，洪海山不由得也伤心得直流泪。

少时，党吉祥止住了哭声，抹了抹眼泪，对小英兰介绍说：“英兰，这是你洪海山大伯，往后，他就是你的又一个家人。”

“洪伯伯。”小英兰乖巧地叫了一声。

“哎，好孩子。”

洪海山一边答应着一边说：“党哥，嫂夫人既然已经逝去，咱们得找个地方把她安葬了。等完事了，咱们还得奔江南哪。”

党吉祥抬起满是泪痕的脸，像是麻木了一般，抱着妻子的尸体，机械地、一步一步地走向附近的一处坟地。

党吉祥简单地安葬了妻子之后，为求生存，他擦干眼泪，挑着小英兰，与同伴洪海山夫妇一起，向着江南继续前行。

他们前行的目的地就是数以万计的灾民投奔的长江岸边的狮子山。

江岸边的狮子山距离长江不过四五百米，山下依山搭建供这些挑夫们居住的大工棚。

日本鬼子顺着长江开来巨轮，停泊在岸边，挑夫们就每天踩着颤巍巍的“过山跳”，把数以万吨的铁块装进巨轮，看着日本人载满铁块开回日本。

挑夫们每天高强度地劳动，睡的是大工棚，吃的是猪狗食，不免就有人生了病。

但在日军的统治下，生了病是无法得到医治的。因此就有好些挑夫小病拖成大病，大病拖成不治之症，每天都有人就离开了人世。

挑夫们死了，还不如一条狗，被抛尸荒野，任苍鹰啄食。日子一长，这里便成了老鹰终日盘旋的一个去处，人称“老鹰窝”。

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，党吉祥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们千辛万苦地赶来，可等待他们的，不过是这样的一种凄惨可怕的生活。

半个月后，历经了种种磨难后的党吉祥和洪海山，终于到了狮子山，经过打听，找到了王义勇。

此刻的王义勇，已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。他的任务是潜伏在日本人修的小高炉边，以淘粪、运粪为名，为游击队兵工厂运送着日本人炼的铁块。

党吉祥找到王义勇时，王义勇正在淘粪。

“你叫王义勇？”

王义勇停下手中的活计，上下左右打量了来人一番，见是一名穷苦人，便亲切地答道：“是啊，你是从淮北来的？”

“是。俺是你远房侄子的亲戚。”党吉祥自我介绍说，“淮北遭了大旱啦，老天爷几个月一滴雨星子都没有，家中活不下去了，你嫂子就劝俺投奔江南来啦。”

“那俺嫂子呢？”王义勇眼露不祥的目光问，“怎么没见俺嫂子呀？”

“唉，她原本就身子弱，在来江南的路上，经过一个叫刘庄的地方，她又被当地的一家大户的恶狗给咬伤了腿。她为了不拖累俺竟趁俺出去找吃的时候，投水自尽了。”党吉祥说着，泪水又一次模糊了双眼。

“哼，这又是一笔血泪账！”听完了党吉祥的叙述，王义勇伤心而又仇恨地攥紧了拳

头。一会儿,他又问道:“那你来江南后,打算怎么办?”

“这不,俺在来的路上还遇上了一个朋友。”党吉祥说着把洪海山夫妇及小英兰都喊了过来,说,“俺们在老家就听说这里有给日本人挑矿的营生,来了便打算去挑矿。”

“哼,什么挑矿的,简直就是拿命去换一天三顿的猪狗食。”王义勇愤怒地说,“不过,既然千里迢迢地来了,为了活命,就还得去干。不过你们要记住,天下的穷人要齐心,要抱团儿跟狗日的干。往后,有什么事,要多和一个叫大老刘的商议。不要怕那些狗日的,只要咱们大伙儿抱团,就不怕那些狗日的欺负咱们。”

党吉祥听了这话,顿时觉得心中暖暖的。

由于是初次见面,王义勇没再说别的什么,最后说:“来,还没吃饭吧,我这里还有点玉米面窝头、一点剩饭和一点咸菜,先凑合着吃点吧。挑矿的地方俺熟悉,等吃完饭,俺送你们去。”

党吉祥愉快地答应了一声,招呼洪海山夫妇与小英兰一起吃了起来。

吃了饭后,王义勇把党吉祥与小英兰,及洪海山夫妇送到了狮子山挑矿石的人们中间,地下党积极分子大老刘等人也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

大老刘又领他们见过了监工张运通。第二天,把小英兰及洪妻安顿好后,党吉祥和洪海山便出工了。

就在党吉祥、洪海山上工后一个多月的一天,在日寇戒备森严的日华铁厂的大门
前,上演了一出震惊天地的活剧。

在日寇占领下的日华铁厂的大门
前,天空中飘扬的是侵略者的膏药旗,一片白色恐怖的景象。不远处的长江岸边,停泊着日寇运送铁块的万吨巨轮,耀武扬威的日本兵肆意欺辱着中国劳工。不仅干活的工人们有士兵和特务的监视,连出入码头的行人
都要蒙受军警的蛮横搜查和敲诈。

这天,在人行通道的出入口,中共地下党员王义勇,驾着一辆用毛驴拉着的破旧的粪车,向卡子缓缓前进。

卡子的栏杆落下,一个日本兵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问:“站住,什么的干活?”

王义勇拉开车盖,一股难闻的粪臭熏得日本兵掩鼻而退。

王义勇又拿出一小撮烟叶,做出馈送的样子:“太君!”

日本兵厌恶地呵斥道:“滚开,快快地滚开!”

栏杆吊起,王义勇露出鄙夷的笑,大摇大摆地出了卡子。

这时,敌首山本大佐在翻译官的陪同下正各自驾着一辆军用摩托来此巡视。

突然,汉奸特务工头王德才慌慌张张地来见山本,迫不及待地递给翻译官一张

纸条。

翻译官看罢，用日语叽里呱啦地对山本耳语了一通。山本顿时气得咬牙切齿：“八嘎！新四军的兵工厂，消灭消灭的哟。”

随即，山本和翻译官的摩托分别发动起来。翻译官在前，山本在后，开着摩托车向着王义勇同志追去。

王义勇被日本兵押了回来。

山本的眼睛瞪得血红：“你的什么的姓名？什么的干活？”

王义勇冷冷地回道：“王义勇！淘粪！”

山本忽地从一个日本兵手中夺过一杆枪，用枪托啪的一声砸开了粪车，哗啦啦，从粪车里滚出来的却是亮闪闪的生铁碎块。

山本发疯似的抓起王义勇的衣领。

“你的，共产党，新四军！你说，从兵工厂运出去多少的铁块？说！”

王义勇只是怒目而视，沉默不语。

啪！山本狠狠地打了王义勇一个耳光！

“你的，说不说！”

“呸！”被激怒了的王义勇用一口唾沫狠狠地啐到了山本的脸上，厉声骂道，“强盗，法西斯！”

山本发疯般地端起了步枪，扣动了扳机，王义勇倒在了血泊之中。

这时，翻译官调来了全副武装的日寇摩托车队和六七辆汽车的伪军。

山本举起指挥刀，歇斯底里地狂叫道：“新四军的兵工厂，消灭！”

一辆辆载满敌兵的摩托车和汽车，尘土飞扬地向着山里的游击队驻地飞驰而去。

四

当王义勇同志出事时，在距离出事地点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上，有一双眼睛隐蔽在一片葱绿的灌木丛中。他，就是我在横山地区的地下交通员江海潮同志。

江海潮同志本是来接应王义勇的，可是，万万没有想到，情况竟然变化得如此出人意料。不过，当看到敌人的摩托车队向着兵工厂的方向开去时，理智告诉他不能轻举妄动。

他立刻擦掉了眼角的热泪，纵马飞驰，开始了他与敌人摩托车队的赛跑。他必须抄近路赶在敌人前面，把敌人要袭击兵工厂的消息告诉兵工厂的负责人——新四军横山游击纵队一排长秦大川同志。